小满

游目骋怀

小满

鲁亚光

把茶水一次喝个够
会养生的麦子们
腰肢都要丰满了。
躲开不太友好的雷雨
和风，连冰雹的蛊惑也不在意
金黄色的梦，从一个个颗粒
从勤劳的父亲幸福虔敬的眼神里
开始，让感恩嵌入思想的纵深

北方麦浪汹涌
南国的秧苗从不落伍
一头扎进烟雨江南
争抢时令蜜酿的稻花香，还有
诸如棉花，鱼虾以及桑蚕们专心
生发、渴望成熟的心事
也在紧锣密鼓的萌动，贲张

五月里的阳光真亮呀
南风顺着婉转的莺啼吹过来
像一首首节奏齐整曲调悠长的谣歌
成天挂在父亲合不拢的唇上

东山小鲁

人生不自满

江志伟

小满，是指麦类等作物的籽粒渐见饱满，但尚未完全成熟，故称为小满。在二十四节气中，农历四月的小满，是一个特立独行、话题多多的节气。

古往今来，人们都把小满誉作“一年中最好的时候”。这是因为，小满时节，春天已经过去，真正炎热的夏天还没有到来，正所谓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“最美人间四月天”。此时嘉木清圆，树阴绿凉；小满小满，麦粒渐满；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小满天逐热，温风沐麦圆；暖风生麦气，绿荫遮幽草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

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世界非遗中国节气的话题，说的是中国节气中，大都有这么一个规律，这就是“小”在前，“大”在后，“小”后必有“大”，诸如“小寒”之后有“大寒”，“小暑”之后有“大暑”，“小雪”之后有“大雪”，唯独这“小满”之后，却没有对应的节气“大满”；甚至二十四节气中，压根就没有“大满”。这是因为，对于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儒雅古国来说，国人们一直都崇尚着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的人生准则，并引以为世间美德。因此，“大满”不好，“太满了更不好”，所以二十四节气中有意地、破例地或缺了“大满”。

如此中国节气现象，堪称中国智慧与中国故事了。于是，小满，预示着饱满，但又未到顶峰的终结；是小满，不是大满；是过程，不是结果。这才有了“小满”节气的哲学解读引申版，曰：“我愿意自己的人生小满，足矣”。说得多好啊，“人生小满，足矣”，这是把天地四时的瞬息变化，自然万物的死生消长，乃至于二十四节气中的四时变化，都看作生命的见证，人生的比照，虽然质朴，但何尝没有体认生命的深刻，何尝没有哲理感悟的深邃。

有一首关于“小满”的七律，在国学话题王们中间流传度极广，诗曰：“四月西南吹暖风，田叟含笑乐融融。搓开麦粒尝新味，拔起芦芯学小童。才摘枝头桑果嫩，又寻渠畔蒜苗芃。育秧碧水身旁过，一路欢歌映彩虹”。近乎白描的素朴诗行，却由于诗行间活灵活现的暖风、碧水、麦粒、芦芯、桑果、蒜苗和田叟等意象的铺陈与熏染，使得每一位赏析者，都会不知不觉地、潜移默化地、诗心浓郁地，就陶醉在小满的诗情画意之中，霎时间一个个便都成为了那位“含笑乐融融”的“田叟”，感觉好极了、美极了。

有一个名为“小满良仓”的电商品牌的话题，把“小满”的节气话题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。“小满良仓”这个名字有些怪怪的电商品牌，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“小满良仓”项目的“创客”张旺团队，在陕西咸阳武功县电子商务产业园所经营的农产品电商品牌，是一个依托武功电商大平台，进行西北农特产品销售的“互联网+农业”项目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根据张旺的说法，这“小满良仓”的名字，竟然真的就是取自二十四节气中的“小满”，借以彰显其“农产品电商品牌”的特色，激励团队“创客路上不自满”；更有意思的是，就是这个将“小满”节气用作电商品牌的“创客”张旺，竟然就是那位以第三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的大学生的名义，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并获得回信的发起人和主笔。于是，人们记住了践行“我愿意自己的人生小满，足矣”的“创客张旺”，记住了“小满良仓”，更记住了“小满新话题”。

时节有小满，人生亦有小满，小满而不自满。 ■本版摄影 心飞扬

泉之林

过了立夏

樊太坤

过了立夏就是小满了，看着点点泛黄的麦野，心里的喜悦无以言表。而现在一切都机械化了，我们只需在地头上等，就可以麦粒归仓。好怀念黄牛时代，用镰刀收割的场面。

运到场地牵着绳缰，举着竹鞭嘴里喊着：“耶咧咧，嗨嗨！”一圈一圈的辗——拉着碌碡，一遍一遍地翻——端着三股叉；拾起麦秸掂落麦粒，堆起用木掀扬场了。

那种情调——一身酷热汗水，快乐里掺着疲惫，疲惫里盛满快乐。也许这就是农民的乐趣——丰收的喜悦。而今啊——柏油路代替了泥泞土道，条条大路通北京。

不得不承认，大自然的规律，人类的进化与发展，时间驯化的力量……

南荷北佛

桑葚红满天

范中超

多日不见，水池旁的几棵桑树，更多了几分青翠。

还有那桑葚，挂满枝。浅红的，深红的，紫黑的……一颗颗在阳光下格外诱人。它们簇拥在一起，随风摇曳，正演绎着春天的芭蕾。情怀已酿深深紫，未品酸甜尽可知。

桑葚，又名桑果。在故乡，乡邻们叫它葚子，未成熟时为绿色，逐渐成长变为白色、红色，成熟后为紫红色或紫黑色，味酸甜。因此在故乡，它更是孩子们期盼的美食。

与杨柳榆槐相比，故乡的桑树不算多。还好，在村南我家北侧地头的路旁，恰有一棵。有碗口那么粗，树冠不算太大，也不算太高。每年的每年，桑葚熟了红满天，又有谁不为之垂涎三尺呢？

毕竟那个年代，物资匮乏，春日里，除了这些早早成熟的野果，连大自然都忘记了孩子们。不像现在，幸福的日子里，大家足不出户，可品尝任何一种水果。当然，对这些桑葚有莫名好感的远不止我们，还有天空飞翔的鸟儿们。它们更有充足的时间，在桑树的枝叶间飞来飞去。面对它们每天的窥视，我们更要加快采摘了。

为了躲过大人们，午后是我们活动的最佳时间。一阵简单的商议，有的爬树，有的放风，有的指挥……为了吃，童年总是那样井井有条。很快，上树摘桑葚，真的开始了……

年幼无知，现实总会让贪心付出代价。也正是那样一次次的经历，不经意间丰厚了业余生活；更在那样一个艰苦的年代里，大家逃出院落的束缚，聚在一起，分享着那一代人独有的快乐……

殷红莫问何因染，桑果铺成满地诗。我们会把舍不得吃的桑葚放进衣兜里，当然，这样的后果更是不言而喻。玩耍中，这些桑葚常被挤坏，把一身的天空蓝，染出别样的色泽，进而暴露各自的行踪，引来父母的责骂。尽管如此，大家还是因桑葚而聚，更因分享而顾此失彼。

后来的时光，渐渐长大的我们，离开村里到乡镇去读书，桑葚也淡出了视线。

“红的酸，紫黑的甜……”

突然，一阵欢笑声，打断我的思绪。朝说话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两个小孩子，站在一棵桑树旁，正忙着摘桑葚。眼前似曾相识的一幕，内心油然多了一份感动：若时光可倒流，相似的画卷里，又怎不是我们相聚在一起的身影呢？

太白湖畔

梦回万福河

王友卓

村前有条河，名曰万福，名取汉武帝时在河之源头，定陶仿山堵塞黄河决口的赞歌：宣仿塞兮，万福来。

从懵懂童年，到步入青葱，十几年靠“福”而居，以水为伴。年近花甲，这条河总在心头萦绕，多少次徘徊梦乡。

万福河自西向东流淌着，与京杭大运河相通，奔走在微山湖方向。河不宽，水面不足百米；水不深，最深也不过丈余。河堤到水面的二坦地土质肥沃，正常年景能收上两季好庄稼。河水浇灌着岸边土地，阡陌勾划出块块农田，涓涓细流滋润得禾苗茵茵，绿映眼帘。

那时，河水清澈见底，一年四季从不断流，捧一捧河水喝下，清爽中带着丝丝的甜。

春天里，轻风抚慰着一河碧水，泛起层层涟漪。不知名的水鸟欢快地叫着，在水面上嬉戏，鱼儿们在开始回暖的春水里游动。水面下的淤泥里，刚刚露出的水草嫩芽，不几天就变成绿地毯铺在河底。此时下到已不刺骨的浅水里摸螺蛳、抠河蚌，多到垂手可得，不停地装满盆盛满筐，哗啦啦倒在岸边上等着贩子收购。论堆卖的带壳螺蛳，在济宁城里辣炒叫卖，招来食者云集，竹签挑出的螺蛳肉劲道鲜美，吸吮着壳内浓汁咂摸出幸福的味道。村里的女人们，习惯晚春时端着大盆，到河边拆洗冬衣，棒槌敲打着垫在木板上的湿衣啪啪作响，溅起的水花忽闪着银光。

夏天一到，河面上变得热闹起来。运货船借着丰水期往来不断，运送沙石、粮食、煤炭、木材、化肥的大木船装满船舱。赶上顺风顺水，满载的货船张满帆掌稳舵乘风破浪悠然驶过，闲在船上的水手喝着大茶吹着口哨，得意地向岸上的人们频频挥手；遇到顶风逆水，船员们没了逍遥模样。一帮人站在船舷两边，忙着拿竹篙不停地往后猛撑；另一帮下到水边，踩着泥泞弓腰拉纤，汗水湿透衣背，号子喊得震天，让人懂得了什么叫不进则退，举步维艰。

经过一个冬春的休整，河中鱼虾活蹦乱跳，精神倍增。鲤鱼们最爱表现，不知哪会儿憋足劲跃出水面，扑腾腾闹些动静。划着双桨的鱼鹰船，迎着朝阳漂荡在河中。鱼鹰们此起彼伏地在水中捕猎目标，源源不断地衔着鱼儿送到船边，吐进船舱，听到了鹰主人笑声爽朗。偶尔，也能看到渔民们站在船上撒网，纲举目张的渔网划着圆弧落入水中溅起层层波浪，撒进网里的鱼儿挣扎着被拉到船上，直接装鱼入筐。

酷暑时节，生产队习惯派清一色的男劳力，到对岸的田里地里中耕除草。不用说，派到活的大人们齐刷刷脱下背心、裤衩冲入河中，一手划水，一手将薄衣、镰刀或短把锄头举过头顶，使出从小在河边练就的凫水本领，快速游到对岸，下到闷热难耐的庄稼棵里劳作，止不住的汗水滴答湿透衣裳。领班的歇息令刚刚出口，所有人一股脑扎到河水里避暑。泡在水里的庄稼汉，远远看去，探出水面的脑袋，活像一只只葫芦密集地漂浮在水中，特别是其中露出水面的光头，与波光相映生辉，那叫一个“瓢亮”。

暑假里，小伙伴们习惯一丝不挂，常常趴在岸边的浅水里“打嘭嘭”学狗刨。间或用双手将河水泼湿土坡，冲掉表层土再用泥浆往坡上腻几遍，自制的“滑梯”已然斜立在河边。光腚泥猴们大呼小叫，从坡顶下饺子般滑入水中，那欢乐绝对让人心潮激荡。有时也用两根交叉的柳条撑开蚊帐布，放点熟食饵料沉入河水，稍顷快速拉起，蚊帐布兜里的小鱼肯定白花花一片。一到汛期，大雨滂沱，河水猛涨，浑浊的黄水灌进二坦地，顺水涌入的鱼儿在一人多高的玉米棵里迷失了方向。一时间，鲫鱼、鲤鱼、乌鱼在垄行里扑啦啦乱撞，大人孩子顾不得黄水烂泥，一窝蜂钻进玉米地弯腰捉鱼，庄稼地临时成了块块渔场。

一场秋雨一场寒。秋天里的河道，不见了夏日的炽热喧嚣，河水渐渐转凉，粼粼波光眨巴着眼睛，看着岸边的庄稼慢慢变黄。记不得是哪年，就在这个季节，村里买了一大一小两条渡船，既解了饶道过桥耕种对岸土地之困，又为村里百姓过河走亲访友提供了方便。船刚到那会儿，以种地为生的“旱鸭子”们觉得新鲜，上到船上总喜欢摆弄一番。看着渔民使船轻松自在如耍猴一般熟练，到了自己上船，撑篙和船全都不听使唤。使劲撑一把，不是连人带篙晃下船成了“落汤鸡”，就是撑得船原地打转。找来艄翁身教言传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将船儿撑到对岸。

转眼冬季来临，河面不觉间变的平静。三九隆冬，河水结成厚厚的冰，犹如一条蜿蜒的玉带，镶嵌在一望无际的平原。渡船锚与河边坚冰为伍，冰面上野鸭成群黑压压一片。农闲的社员们，有的拉着排车过河赶集上店，有的骑着自行车在光滑的冰面上遛弯，还有的滑着冰抽打着陀螺……

常在梦中的万福河，满载着儿时的快乐，早已存储进岸边袅袅炊烟下的家园。

磨砺的青春一路向南

——1994年我的打工纪事

张依晗

二十四年前的暑假，我还是一名在校的中师生，怀揣着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想法，和同学沿着大运河一路向南，找到了这家罐头厂。

招聘的临时工非常多，我和同学隐瞒了学生身份，成了一名带着白色卫生帽，穿着印有“济宁罐头厂”工作服的罐头厂工人，想到自己上着学又多了一个工人的身份，可以靠着劳动为家里挣钱了，顿时自豪感油然而生，心想着一定好好大干一番，多挣点钱，让假期过得充实而有意义。

活很累。一天工作12小时，两班倒。晚班从晚八点到早八点，早班从早八点到晚八点，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，外地和家远的员工可以住宿舍，但条件很差，一个大通堂，自备凉席铺在水泥地上，人挨着人。酷热天气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尤其是过道、厕所和水管子附近，常常人满为患。我决定天天骑车上下班，哪怕天热路远。

从家到罐头厂，骑得飞快也要四五十分钟。几趟下来路就熟了，出了门右拐一个弯，上了济安桥路就马不停蹄，埋头一路向南，到了路尽头再右拐就是运河边的罐头厂。

路的两旁是庄稼地，郁郁葱葱，还有一大片阴森森的坟地，每次经过，耳边只听到风吹叶子沙沙响，尤其是晚上八点多下班经过时，墓碑层层林立，影影绰绰，令人头皮发麻，毛骨悚然，疲惫和困意顿时全消，浑身的汗也冷嗖嗖的，仿佛凝固了一般。轮到上夜班，天虽然还没黑透，经过这段路还是觉得阴风阵阵，仿佛来到了鬼门关，于是拼命风驰电掣，一路向南狂奔，直到光亮处看到人影才长出一口气。

每逢上班，我都早早赶到厂门口等候，到了八点才准时开门。这时候就穿好工作服，套上长雨靴，趟过消毒水池，进入车间。车间里流水线作业，机器切桃子，人工去核，大锅煮熟，捞到一个冷水桶里浸凉，然后再把桃削成规则的半圆形。

开始干活了。工人们围着一个长长的案子，一人一个小盆，盛满已经切成两半的桃子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桃子的底部削去，形成规则的半圆形。开始的时候很小心，生怕削到手，又怕削得不规则，掌握了方法就慢慢熟练起来，左手拿桃，右手运刀，一刀成型，削好的桃子旋即扔到盆里。几天下来，速度越来越快，也越来越有节奏，熟练到机械化，刷刷刷不停歇。只一会儿，削好的桃子就装了满满一盆，端过去过秤，然后再去盛桃子。

如此工序，除去中间的半小时吃饭，工人不能停歇，站得腿脚麻木，甚至抽筋痉挛，也不允许坐下。几个年龄大点的工人偷偷把装桃子的筐子竖起来，想坐一会，结果被发现，除了严厉批评，当天辛苦削的桃子还不作数，于是再也没有人敢心存侥幸了。

站得腿脚发麻，我就不停地移动左右脚，两只脚都不撑了就弯弯腿，脚尖脚后跟轮番翘起歇息，困极了就甩甩头或者使劲眨巴眼。不到一周，我的同学就宁愿不要工钱也死活不来上班了。

而我依然咬牙坚持，因为我想亲手把工资交给供我上学的姐姐。从初中开始姐姐就一个人担负起养家的重任，其中的含辛茹苦让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所以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早日独立，减轻姐姐的负担，看到她宽慰的笑容。所以我不能给自己留退路，我要挑战极限，坚持到底。每当四肢麻木酸疼，上下眼皮激烈搏斗的时候，我就遥望车间窗外的那一方小小的天空。夜晚的时候，我看着它一点点由漆黑到渐渐变浅，有一丝光亮，由深蓝到浅蓝，然后再到一片光明，就知道漫漫长夜终于熬过去，可以下班回家睡觉了。

车间里闷热而又潮湿，光线十分灰暗，我们挤在车间里，就像罐头里的桃子。透过窗外小小的一片天，我感知着天空颜色的渐变，思绪飘得很远：我的同学们都在干什么呢？他们怎能想到我在罐头似的车间里辛勤劳作呢？如果知道喜欢握着笔的手此刻握着一把锋利的小刀削桃子，他们又会是什么反应？我还会想自己领到工资的那一天，亲手把它交给姐姐，姐姐又会如何高兴地夸我长大懂事了，还想到三年的中师毕业后，自己将踏上三尺讲台，开始自己的教学生涯，甚至还深沉地想到了怎样活着才不负青春，不负此生……

思绪总是天马行空，零碎而又不着边际，就任凭大脑信马由缰吧，或者只是呆呆凝望，什么也不想。无论怎样，丝毫都不耽误我虎虎生风地手起刀落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熟练到了这种程度，眼睛可以自由起来，根本不用看，速度反而越发快起来，不一会就削好一小盆，颠颠地端着去过秤，再一路小跑去端桃子，我把这个过程当做一种休息，也节省时间，提高效率。短短二十多天时间，我削了六千多斤桃子，位居第一名，这真让人振奋！不经意间，我成了车间里的削桃子能手，端桃子和过秤的地方都说这小姑娘怎么速度这么快？桃子都快让她一个人包圆了！

一次，我正专注地削桃子，不知何时身后站了一大群人，对我的手起刀落叹为观止，说好久没见到削得这么快的了，而且还削得如此规则，喊着旁边的工友们都一块过来看看。我丝毫没有受到被围观的影响，依旧左手拿桃子，右手只一刀，犹如一道闪电而过，削好的桃子就划过一道弧线落到另一个盆里，如此精准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误差，无限有节奏循环，我都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同时我也惊异地发现世界上最简单的工作应该是这种机械地重复，而我竟然擅长这样的工作，以至于到了非人的地步。也惊异地发现人的潜力真的是无限大，到了一定程度你都会忘记自己在干什么，累急或者害怕的时候，等到眼睛沙得生疼，才发觉是泪水夹杂着汗水在脸上流淌挥洒。整个人都是麻木的，一切只是条件反射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些人是工厂里的领导来参观并选拔正式员工的，他们都记住了一个快刀手女孩，觉得这个女孩应该成为他们的正式员工。于是有人找我郑重其事地谈话，问年龄和家里的情况，愿不愿意成为罐头厂正式员工，成为技术员，让我给家人商量商量，尽快决定，那么多临时工只有两个名额。

当我把这件事讲给姐姐听的时候，姐姐激动地说这是人家对你劳动的高度肯定。姐姐夸我好样的，没让她失望。她说我把一件勤工俭学的事做得如此认真，不怕辛苦，不怕累，还练出了胆子，收获太大了！

当我对车间负责人李师傅如实相告时，李师傅十分吃惊：学生？！真没看出来！这孩子真能吃苦！削得那个快哟！哪像个学生啊？虽面露惋惜，却连连说：当老师好，当老师好，比当工人有出息！从此，李师傅对我格外客气，在剩下的几天里，他常常让我给工人们演示如何削桃子。

罐头厂的工作是有季节性的，二十多天，桃子罐头就全做完了，停工了十多天后，我领到了三百多块钱工资。二十多天，三百多块钱，在1994年不是个小数目。当我拿到写有名字的信封时，分明手抖得厉害，心怦怦狂跳，好像得到了一笔巨大的财富。我来不及细数，小心地装在裤兜里，又拿出练就的一路狂奔的骑车子技术找到姐姐，把钱高高擎过去。姐姐热泪盈眶：好妹妹，长大中用了，姐姐都给你攒着，这是你的血汗钱哪！

这段经历让我刻骨铭心，除了苦读考学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拼尽全力去做的一件事。一个看似文静柔弱的小女孩，天天一路向南，狂奔在两点一线的路上，从天黑到天明，克服着恐惧、劳累、困倦和炎热，让吃苦耐劳成为人生的资本。每逢提及这段经历，我都百感交集，大运河畔的那个罐头厂，车间里那方可以仰望的小小天空，成为我记忆中最清晰的画面。

时隔许久，沿途已经盖满了高楼大厦，那座罐头厂也已废弃。闲暇时，我依然喜欢一路向南骑行，一直骑到大运河畔。仰望天空，依然无限遐想，奔流不息的大运河，似生命之源，积蓄着无限能量，生生不息，这一方水土，这一方天空，这一段难忘的经历，让生命之树繁茂常青，让人生阅历饱满而又丰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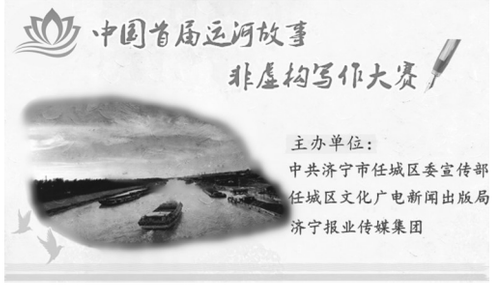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：张依晗，济宁市东门大街小学教师，喜爱阅读，有多篇散文发表。

万元奖金等你讲述运河故事

——中国首届运河故事非虚构写作大赛征文启事

即日起，中共济宁市任城区委宣传部、任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济宁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举办中国首届运河故事非虚构写作征文大赛，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作品。

作品内容围绕“运河”主题，在传奇或平凡的故事中，发掘运河文化，讲述百态人生。来稿要求原创，非虚构，未公开发表，内容健康，注重文学品质和故事性，字数限4000字以内。

本次征文设一等奖一名，奖金3000元，二等奖三名，奖金1000元，三等奖八名，奖金500元。

本次征文仅接受电子邮箱投稿。来稿请寄 mantao909@163.com，jnrbjgb@163.com。截稿日期：2018年10月31日。